

开学一个多月了,农历中秋也过了。英语进行了小考,我果然一鸣惊人。当我知道自己英语考了全班第二名时,心里特别兴奋,心想:你任某人开开眼吧。但卷子发到我手上时,傻眼了,只见任天明在我的英语卷子上用红笔写着:看你那样子,你能考这么好?一定是抄袭的……写就写了,我倒无所谓,可任某人太欺负人了,评卷的时候,他还让我站起来,当全班的同学念他这段话。我当时真想冲上去打他两耳光,但那是不可能的,我唯一的办法是真正地学好,考上学,那才算是狠狠地打了任天明的耳光。

我不仅是这样想的,还是这样做的,我就把英语学好,你虽然对我不好,我偏要跟你好好学英语。上课我也好好上,你让我回答问题,我尽力回答,回答不上的,我请教你,你是老师,总不可能不教我吧?这样一想,我就没有一点气了,有的只是学习的动力。

见我变成了这个样子,任天明很多多次都斜着看我,我知道他在琢磨我,我才不管呢。

最近班上没有大事发生,让我这个新任班长十分无聊。肖琪玮当班主任后,我们的学习方法变了,过去刘金贤当班主任时,要求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教室里,而肖琪玮却要求我们多在野外学习,有时候下午就把我们带出去。肖琪玮好像特别喜欢野外,即使是早操,也要我们顺着公路,不是往上游县城方向跑五里路,就是往下面旬阳方向跑几里路。学习也是这样,让我们把书本一夹,要么顺公路走,找人少的水边,边玩边学,要么就去橡皮沟里面看书。

橡皮沟是一个很大的沟。它的人沟处在学校操场下的几百米处,县城的车从小镇的上面来,和水流的方向一致,狮子口是秦岭南边从省道凹进去的一个偏僻小镇。从小镇到旬阳境内省道近一百多公里的路,是当地人自己修的。橡皮沟是从狮子口连接道上凹进去的一个大沟,它既挨着旬阳,也挨着安康,还挨着宁陕,里面生活着几千口人。它四周都是大山,只能从狮子口出去,然后到镇安县城或者别的地方。

橡皮沟的风景极佳,还有很有名气的茶叶。1985年的秋天,肖琪玮经过一个多月的选点,十月一号以后,每天下午的自习课,他就让我这个班长整队全班,跑步进橡皮沟几里左右,让大家在露天里上自习课。为何在野外上课?原因不少,有一点是肯定的,那就是野外的空气好,视野里全是绿色,风景绝佳。

橡皮沟是怎样的美呢?我还真形容不出来。从入沟处就是风景,两山夹一沟,沟里流的是清澈的河水,水里是游动的鱼儿,听见响动,倏忽远去。橡皮沟的水并不大,一个大人挽起裤腿就可以蹚过去,它没有宽敞的河床,水流很急,进沟几百米后,耸立的两山都往后退,形成了一个大弯,水随山走,因为河床变宽且陡然升起,河水便形成了瀑布,瀑布下形成了看不见底的潭。公路也随着山势往橡皮沟里延伸。路的左边是河,是潭,路的右边是较大的一块平地,平地上有各式各样的农作物,有依山而建的两三个院子,每个院子住着三四年级人家。在这些院子的前面,山的转弯处,有几株大树直刺那已经被大山分割成只有脸盆大的蓝天。

我们全班45个人,不,应该说46个人,因为还有班主任肖老师,就分散在公路的两边,河水的四周、树上树下……甚至连山上的树林里也有人,当然更多的是坐在水边的草地



校外课堂

方晓蕾

上、坐在水边水中裸露的石头上。这种学习方法过去从来没有过的,除了肖琪玮。学生的家长见了,都说这肖老师是个年轻娃,没有带班主任的经验,整天只知道领着娃们玩耍;学校里别的老师见我们班这样,总是摇头;我们班的这几十个学生也疑惑这样能学到东西吗?过去也在水边公路边学习过,那是在下午饭后,晚上上自习之前这么一段时间,要么是刘金贤,要么是张绍琪老师领着我们。刘金贤让我们学英语,拿着英语书边跑步边背诵课文。张绍琪老师要好点,跟着他倒可以不背诵课文,他也不管你,只是自己看课外书,但他有一个要求,逛了一下午,晚自习绝对是一篇作文,作文内容就是下午在公路上在山沟里,在小河里的观察和感受。同学们都喜欢跟着他,虽然要写一篇很痛苦的作文,他有时出一个简单的题目,譬如我们刚学了柳宗元的《小石潭记》,他就领我们游橡皮沟,看那沟里不同的石潭,看了让我们比赛写,写得好他有奖励。其实,即使没有奖励,人人都会争着写的,人人都不服气柳宗元一百多个字就把小石潭写得那样逼真呢?人人都想超过柳宗元。

张绍琪老师肚子里的故事很多,譬如莫泊桑跟福楼拜写作的故事,我最早就是从他那儿听来的。说是福楼拜为了训练莫泊桑的观察能力,他就让莫泊桑观察一条黄狗就观察了三个月。莫泊桑之所以能成为短篇小说大师,与他的这种训练是有很大关系的。而肖琪玮老师却是与众不同,他没有任何要求,他教我们的语文,但不要求我们非要学语文,甚至这个下午你不学都可以。我们很多同学就是不学习,在河边玩水,在沙砾中找奇形怪状的石子……肖琪玮并不批评他们,他说:别看他们现在在玩,他们会学的。果然,见所有的人不是在背诵,就是在读书,玩的人自己不好意思了,自觉地拿起了书本。宋校长倒是支持肖老师对我们的这种教学方法,他并没有明确说好,但他不管不问就是证明。

肖琪玮的这种教学在一个学期以后就见分晓了,初中二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,我们班遥遥领先。我们一班平时也领先,但这次是遥遥领先。这还不是重要的,重要的全班学生的体质明显增强,和二班、三班相比,我们班的近视眼明显少多了,原因很明显,我们班天天在野外,看书之外还看山看水看绿色,养眼着呢,而别的班在教室里不停地看书,视力哪敢和我们比?还有冬天因为感冒缺课的人少了。我们天天那么早就要跑几公里,下午也要跑几百、几千米,天天如此,一个学期下来,学生的体质明显体高了,不感冒也是学习好的前提。

我们初中二年级放寒假时,肖琪玮受到了全校表彰,家

长们也认可了。这年寒假是腊月二十二放的,隔一天就是小年。放假那一天,我的父亲也从几百里之外的林场回来过年,他常年不在家,只有过年几天才能见到他,我很怕他,在我的眼里,他并没有给家里带来什么贡献,却坐享其成,而且很威严,看什么都看不惯,我总是躲着他。前几年一到过年我就走亲戚避开他,今年不用了。因为肖老师要回老家柴坪过年,让我给他看宿舍,我可以天天有借口不回家了,除了吃饭,不用时时刻刻看着父亲了。

肖老师的老家在柴坪,是紧挨着狮子口的另一个乡镇,腊月二十三早晨,天还是黑漆漆的,我听到有人在河对面的公路上叫我,我迷迷糊糊爬起来答应,听声音是肖琪玮。他隔着河喊:方英安,我坐车回家了,你给我看门,钥匙在门头上。我不明白他为何让我看门,我答应了。回房用凉水抹了两把脸,就去取钥匙,进了肖老师的宿舍。这时,我已经完全清醒了。好不容易放凉了,我原想好好睡一个懒觉的,可经肖老师这么一折腾,被窝早凉了。肖老师昨晚没有生炉子,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,拉开肖老师的被子就偎到被窝里去了,我又随手抽了他床头的一本书,一看,是黑格尔的《美学》第二卷,哪里看得懂,就这么翻翻,瞌睡上来不自觉地又睡着了。

也不知睡了多久,一看肖老师书桌上的座钟,十二点多了,爬起来就往家里跑。父亲回来了,我若赶上不吃中午饭,肯定要挨他一顿骂的。

我刚走到院坝的石坎子上,就见英子在那儿招手。干啥?你做啥去了?姨父发脾气了,她担心地说。他呢?我胆怯地问。过河去了。我这才松了一口气,问:还有饭没?给你留着你,在锅里,我给你盛饭去,英子说着就去盛了两碗饭。见我疑问的表情,她说:我也没吃。

我的心里有一丝感动。几口扒完饭,我就夹了一本书到学校去。虽然放假了,但我的心还在学校里。关键是觉得肖老师的宿舍安静,没人打扰,比家里好多了。家里其实也可以的,冬天也没有什么活让我做,过去属于我的事,譬如给爷做饭,还有打猪草什么的,自从英子来了以后,基本就没有我的什么事了。父亲回来了,家里的气氛遽然紧张了。

路过学校图书室时,见门用明锁锁着,我随手推了一下门,两扇门之间有大缝,我试着往里挤,挤不进去,便趴在门缝里看,见图书室里全是书,乱七八糟堆放在地上。我伸手试

谭坝镇本就姓“古”,先后有4个村被列入《中国传统村落名录》,前河村和马河村拥有王家院子、喻家院子、陈家院子等古建筑群,较为完整的保留着传统风貌,依山而建、临水而居、天人合一的徽派风格,恰如散落在秦巴山区的立体诗。

早年坝内有一棵檀香大树,故得名“檀坝”。随后因口音流传及书写习惯的演变,逐渐被称为“谭坝”。

当谷雨天的露珠还在与松针私语,大巴山的黎明已叩响谭坝的春天,鸭蛋河用粼粼波光研墨书写的方言农语、王家院子青瓦檐角垂落的雨丝、喻家院子青石阶苔痕斑驳的泥墙、陈家院子天井翻涌年轮对白的纹路,正把古村与文旅有机结合。

谭坝镇没有朝九晚五的出行,只有早出晚归的服务,党员干部编织成网的坐标系,父老乡亲打撈散落的满天星,红马甲掠过河道,老檀树抖落尘埃,桥柱上褪色广告,在火钎下化作蝶翼纷飞,鸟鸣惊醒沉睡的碎瓷与荒草,终在付家河找到孝义新风的答案。

在道德讲堂与农家书屋里,棋盘敲碎孤寂,诵读漫过山梁,曾经的劳动号子,在今日的生态步道上空立体环绕;在“八一”水库的臂弯里,听见推土机与古法夯土墙的对话,“三亮三评”的考核表上,驻村干部与“非遗”传承人用不同文体签下共同助农的诺言;“周巡查”的脚印丈量过田埂,新翻的泥土裹着青草的甜扑面而来;“月通报”的纸张流动着鸭蛋河的水声,苔痕斑驳的石板在晨光里泛着光芒;“评比栏”的数字是另一种庄稼,正在收割着比阳光更加滚烫的汗水;山脚下的古茶树褪去了冬日的萧索,老竹编的斗笠在绿浪

间此起彼伏,崭新的杀青机在白雾间飘着团团茶香;泛黄的老院子眉间跳动着游客笑脸;古朴典雅、干净整洁的栋栋民宿客房正在喜迎宾至如归。

当无人机的航拍轨迹掠过谭坝,镜头里起伏的不仅是林海,还有农家书屋的灯火,在月河与汉江的分水岭上,前河村口的石牌坊下,青砖灰瓦的老宅院都活过来了;马河村的老木匠带着徒弟修缮雕花门楼,凿刀落在楠木上的声响清越如磬。那些被虫蛀空的房梁换上了新骨,檐角悬着的铜风铃还挂着百年前的锈色,还有马河村民宿的灯笼次第亮起;农家乐的土灶上焖着腊肉,瓦罐里的米酒咕嘟咕嘟冒着泡,把整个村庄都酿得微醺;安家寨腊肉加工厂写着“乡村振兴不是田园综合体隐约露出的终章,而是传统村落永远湿润的苔藓印章”。

谭坝群山披黛色,林涛织就七分绸,古戏台的飞檐挑起黄昏,老院子的木格窗棂梳妆,“我来了”的诗篇拨开云雾,亲子研学助农行,工匠培训帮农富,三秦首座“慈安桥”的牌匾倒映马河水,映照出二十四节气里的农耕图。

谷雨三朝看牡丹,而谭坝的杜鹃已把山峦染成胭脂色,新插的秧苗在傅家河倒影里,镜头惊起茶垄间的云雀;黄牛拉犁的不仅是春泥,还有古檀车轮里墨色未干的散文诗行,看着新装太阳能路灯将采风人影拉得老长,恍惚间老村落与古时光的影像叠加。

谭中有大道,坝中见乾坤。山是千变万化的巍峨,水是绰约多姿的灵秀,在山水的共生守护中,谭坝镇的风采就这样显出来。

老小孩

王健春

女人开店铺,没有钢铁受欺负,干脆女扮男装,省去许多麻烦。不想这“四不像”,老人还能上升级,挖出哲理,我对老爷子更刮目相看。“还是现在好啊!”这是老爷子起身告辞的口头禅。

一日,虔诚老人又莅临我的斗室,说想把平利城关“四不像”写下来,这东西南北向都有了,再有个“中”,搞成东西南北中“五不像”岂不更好?我灵光乍现,成竹在胸:“有现成的啊。”老人双手抱拳:“愿闻其详。”

于是,我正经八百地给他推介起来:这位老人一点都不像老人,他八十岁年龄,五十岁身板,三十岁举止,十几岁心态,你说,算不算一奇?老人一愣,有这等奇人?我继续描述:他才华横溢,吹拉弹唱、诗词歌赋、雕花刻叶、养花种地,样样精通,文武双全;他文章书画获过市级以上奖励,制作船灯堪称一绝,小县城酒楼商铺大多有他笔墨,他在五峰楼举办过两次个人书画展,目前是无古人后无来者;他八十高龄每晚在女娼广场唱花鼓戏;他娘生九子,唯独成活他一个老九,死神四次与他擦肩而过,人生可谓跌宕起伏……说到这儿,老人反应过来,身体前倾,睁大眼睛,指着鼻子鼻尖,“你说的是——我呀!”难道不是吗?你就是第五不像——老人不像老人,像小孩,你的雅号我都起好了,叫“耄耋少年”!

老人对我送他的雅号挺认可,送他“耄耋少年”其实还有隐情,这童心未泯的老头儿,经常把与年轻女子翩翩起舞的视频发到网上炫耀,对点赞“宝刀未老”“黄骠少年”之类的留言,一个劲回复“谢谢!”或咧嘴大笑表情包。还有一件事更搞笑,一次老人家气冲冲向我诉苦,说现在好多协会搞活动不要他参加,并愤愤不平说,我虽然八十多岁,但有不滿十八岁的心,我可以写保证书呀,出什么事自己负责,绝不找人麻烦。我嘴上劝慰,心里嘀咕,搞我,我也不愿带你呀。

前一阵,虔诚老人又来聊天,说他准备把知道的平利趣闻轶事拍成抖音,自己亲自出境讲述,按目前的素材能拍一百集,一定火爆,到时自己不但耄耋少年,还是网络红人。

今年五一前夕,老人家微信告我已拍了二十集,正紧锣密鼓加劲儿呢,未了,留言“别祝我长命百岁啊。”我会意一笑,老人早年给我讲过一个冷笑话:新来的经理慰问九十九岁高龄老人,握住老人手说,祝您长命百岁!老人反问,领导的意思是只准我再活一年?经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不知哪句得罪了老人,旁人解释后,连忙道歉,口误、口误。我懂,虔诚老人,及时回复“健康快乐,永葆青春!”我知道这八个字比传统的“寿比南山不老松,福如东海长流水”他更喜欢。

恒口饮食文化赋

邱明虎

来恒数月,寒来暑往。恒河之滨,念恒在恒。也曾酣然入睡,偶有彻夜未眠。幸有三友,乃恒口十年志、汉滨乡镇志、金州县志。无才少学、东拼西凑。聊赠诸君,在恒安好。

秦岭南峙,月河汤汤。千年古镇恒口,踞汉水之滨,扼巴蜀之喉。山水钟灵,物华天宝;商贾辐辏,人文荟萃。其饮食之道,承天地之馈赠,融南北之精粹,更兼儒释道三教之化育,实乃《礼记》所言“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”之绝佳注脚。

黄酒温润如《诗》,刚柔并济。《诗》云:“为此春酒,以介眉寿。”恒口黄酒,恰似《关雎》之婉约,《无衣》之慷慨。月河舟楫如梭,船工负纜击浪,冬日饮之如抱炭火,酷暑啜之若饮甘霖。酒中藏移民之智;鄂人携糯稻之醇,秦地纳山泉之冽,阴阳调和,乃成琼浆。婚丧嫁娶,酒为礼媒;岁时祭祀,酒通神明。此非《周易》“天地氤氲,万物化醇”之象乎?壶中日月,杯中春秋,黄酒之温润,恰似《中庸》“致中和,天地位焉”之境,刚柔相济,道法自然。

凉面刚毅若《孟》,砺志弥坚。孟子曰:“天将降大任,必苦其心志。”恒口凉面之硬,恰如斯言。昔湖广移民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,面中筋骨,乃镌刻拓荒者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之魄力。较之关中凉皮之柔、汉中米皮之滑,此面独以刚劲称雄。船工负纤,农人荷锄,皆需此“顶天立地”之食以壮筋骨。《尚书》云:“稼穡作甘”,凉面之硬,非徒口腹之欲,实为移民“自强不息”之精神图腾,恰合《孟子》“充实之谓美”之大义。

淘金恒宴豪情似《易》,厚德载物。《易》曰:“君子以厚德载物。”恒口淘金者,一手执锄,一手握盆,追金逐利而不失仁心。老街西肆,金客云集,粉蒸肉肥腴如《楚辞》之瑰丽,桐叶粳清芬若《离骚》之幽兰。“金玉满堂”一菜,玉米灿若繁星,蛋黄浑如金锭,暗合《周易》“含章可贞,以时发也”之机。更有酒坊染坊,借红纸书“日进斗金”,既彰商贾之智,亦显《大学》“生财有大道”之训。淘金饮食,豪迈中见精微,恰合《周易》“穷则变,变则通”之道,生生不息。

《尚书》云: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。”今之恒口,文旅相融,古法酿黄酒、手抻凉面已成体验之趣;富硒贡米、禅意素斋更借电商风行四海。若效《孟子》“观水有术,必观其澜”,当以饮食为舟,载文化出海;淘金宴可化主题餐厅,凉面传说可谱《霓裳羽衣》之新曲。昔孔子叹“逝者如斯夫”,今恒口饮食文化,恰似月河奔流,融古铸今,终将成《春秋》“大一统”之气象——盖因世间至味,非在脍炙,而在历史与未来交响之绝响也!

当薄雾中的舰艇轮廓渐次清晰时,我扶着栏杆的手微微发颤。眼前这艘停泊在海军文化园的补给舰,与记忆中的母舰有着近乎孪生的舰艏曲线。四十年的岁月流逝,海水在它们身上蚀刻出相似的纹路,就像岁月在我们这群老海军战士脸上留下的道道沟壑。

沿着舷梯拾级而上,一种熟悉的共振从钢铁深处传来。机舱走廊的光影仍带着八十年代特有的青灰色调,仪表盘虽已蒙尘,却让我想起那些在主机轰鸣中不眠的夜晚。指尖掠过冰凉的舱壁时,忽然触到某处细微的凹陷——或许正是当年某次风浪中留下的印记,如同我们骨血里永远铭刻着那个南太平洋的黎明时分。

那是个被历史选中的春天,我们犁开东海初融的碎冰向大洋深处驶去,我至今记得咸涩的海风如一面猎猎作响的旗,在那个永恒的清晨,舰队在晨雾中展开成巨大的扇形,像母亲伸展双臂迎接远归的游子。

如今站在文化园的观景台上,看年轻父母指着舰炮给孩子讲述往事。他们不会知道,这位白发老者在同样的位置守望过数据舱打靶的瞬间;不会看见褪色作战服口袋里珍藏的、被海水浸透又风干的航行日志。春风依旧年复一年吹过甲板,将我们的守望祖国航天事业的故事酿成海盐的气息,飘散在每道新生的浪尖上。

暮色渐浓时,最后一批参观者陆续离舰。晚霞正将舰艉的旗帜染成金色,恍若当年远征时永不停息的航标灯。我对着钢铁巨舰行了个标准的军礼,转身融入喧闹的市井人潮。海风掠过城市森林的间隙,送来了遥远而熟悉的潮声——那是所有深蓝军旅岁月,在血脉深处的永恒回响。



荷 陈荣临 作

谭坝笔记
王典根